

(一) 英烈篇

陈广才 (1917-1945)

在抗日战争初期，合浦县有一批爱国青年，不远万里，从祖国南疆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陈广才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惜的是，他未能同那些在延安学习、工作过的同志一样，看到革命胜利的曙光，而是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陈广才是合浦县北海镇（今北海市）人，1917年生于北海中华街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他的父亲是裁缝，为顾客裁衣缝衣，兼营小本布匹买卖。母亲是位能干的妇女，生男育女操持家务外，还帮助跑生意。他家境虽不富裕，但省吃俭用还过得去，因此，能供给广才和他几个弟妹上学念书。

陈广才七岁上小学，小学毕业考上合浦县立第一中学（今北海中学）。从小学到初中，陈广才学习很勤奋，不喜欢课外活动，属于埋头读书这种类型学生。他特别热衷于学习数理化科目，读初中时就看了不少高中甚至大学的书籍。

1935年从北平掀起的“一二九”运动，唤醒了这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年轻人。当时他是高中一年级学生，从参加北海市举行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行动开始，他便经常到何醒予、何国达姐弟家里，与吴世光、庞自、刘禹燔、琳施均等一起，成为“静励斋”读书会的常客，他在那里阅读进步报刊，交流学习心得，议论时事政治。在校内，他与同学们组织读书会、时事研究会，参加拉丁化新文学的学习活动，一改过去埋头读书不问世事的习惯。

1936年“两广事变”时，陈广才又是拥护驻北海的新十九路军抗日行动的积极分子。1937年1月，在“两广事变”失败，新十九路军撤出北海不久，他和吴世光、庞自等一批北海中学进步学生被国民党驻军159师逮捕，关押了十多天后才被“保释”出来。

1937年夏天，陈广才到了广州，在杜渐蓬、赵世尧的帮助下，参加“香港九龙北方灾区服务团”去延安。该团是党组织领导组成的，借港九赈济委员会的名义为掩护，专门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去，内部有曾眉等同志领导，路经广州时，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也派了陈广才等几位进步青年同行，陈广才当时改名陈辉。

当该团体抵达汉口时，因“8·13”全面抗战爆发，根据当时在武汉的中共办事处的指示，要该团暂缓北上，先到南京听候安排。到南京后，便和当时聚集在南京大批平津流亡同学一起行动，平津流亡同学中有“民族解放先锋队”（党的外围组织）的领导，陈广才加入了“民先队”，和“民先队”领导人柳林同志一行，被分配到南昌，做了一段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上半年，陈广才参加党以后，才被派往延安学习。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八大

队学习，据说该大队是学军事的，未几该大队搬迁到晋察冀边区续办。

1939年，陈广才学习结束，被分配到灵邱地区文抗会做文化工作，他当时改名为“陈雨田”，写文章时也用笔名“田雨”。在抗大八大队学习时，他和在《新华日报》工作的黄钟（黄铸夫）以及在北海的庞自、何醒予仍有通信联系，并且经常寄发一些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资料给合浦北海的同志们学习，以后因战争激烈，敌后联络通讯中断，陈广才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到了1945年，黄钟同志在延安时，向来自敌后的邵子南同志（著名作家和陈广才一起工作过）查询，才知陈广才已牺牲于雁北。

陈广才把他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党，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他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大弟陈二才现在广西自治区艺术学院任教，二弟陈贤才在北海一所中学任教，二妹在吉林省双辽县一所中学任教，当然继承他的事业的人，何止千千万万呢。

梁 标(1915-1945)

这是一位血沃珠乡的英烈，让我们永远怀念着他吧。

梁标，原名谢锦泉，生于1915年，广东省南海县人，1938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对梁标的家庭和生活，我们了解不很多，只知道他在香港读书，在一家英文书院毕业后，当过洋行职员，做过洋务工人的工作，在那里，他接受革命思想，参加党，参加革命。1940年6月中旬，党组织把梁标调到广东省南路工作，他以教书为掩护，积极进行党的工作，还兼任党刊《南路青年》的编辑工作，因工作积极肯干，成绩显著，得到南路特委的表扬。1944年12月，他参加吴川县人民武装起义，后调到南路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经历好几次残酷的战斗。1945年春，随同二支队进军合浦山区（现浦北县大成、白石水、张黄），他和三支队长张世聪同志一起，在大成的大窝山，支队部遭到国民党军队155师突然袭击，支队部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他们在张世聪、梁标等人带领下，千方百计突围。在突围中，张世聪中弹牺牲，梁标被匪兵俘虏。梁标被捕后，敌人以削肉抽筋等酷刑要梁标供出我军情况，梁标宁死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敌人在一无所获下，于1945年5月间，在张黄圩上用酷刑将梁标惨杀。梁标英勇就义时，年纪只有30岁。

梁标同志在短促的一生中，为党做了很好的工作，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梁标同志勤奋学习，对工作极端负责，又善于团结帮助同志。

他调到南路工作后，党组织分配他到赤坎晨光学较任英语教师，在国本小学当校长兼支部书记，在光华补习学校当负责人、支部书记，还要承担《南路青年》的编辑工作，他就是日以继夜地与同志们一起，不仅把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做好，还使各校成为我地下党联络站、落脚点。在吴川县大路村泽普小学当校长时，还注意团结组织

老师到村里向农民宣传抗日，和师生们一起开荒种菜，改善学校生活。他不管工作怎么忙，每晚坚持学习到深夜，他练得一手好墨笔字，应付国民党政府来往公文。

梁标虽然出身于生活较为优裕的环境，可是有很高的觉悟，他不顾自身安危，毫不为个人打算。日寇侵占广州湾（即湛江市）和遂溪县时，组织上为了工作需要，更好掩蔽工作，要他和一个从未谈过爱的女同志结婚，他毫不犹豫接受组织决定。以后有了女儿，经常提醒爱人不要被孩子而影响工作，因为没人照管，夫妻俩经常把只有几个月的孩子关在房里，便去上课了。知道南路人民武装起义，为了使两人都能参加部队，他亲自提早把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出赤坎，托别的同志照顾，后因情况变化，孩子送到寸金桥天主教育婴堂，孩子就死在那里。跟随部队出发前，他对爱人说：“我们争取得到参加武装斗争锻炼不容易，一定要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随时随地经得起考验，一定要忠于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贡献一切。”

梁标，党的好儿子，用自己行动实践自己的诺言。

安息吧，梁标同志，在你流血的土地上，已开遍了鲜花。

练炳强（？—1945年）

【编者按】 练炳强同志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于合浦战斗牺牲的大队长之一，关于他的出身和生平事迹，知道的人不多，我们查来查去，只知道个大概。

下面是刘信汉同志一篇回忆录。刘信汉同志和练炳强同志一起战斗生活，对练炳强在合浦地方战斗生活情况以及壮烈牺牲的情况，有具体生动的描写。

练炳强，又名陈汉雄，老家是广东省云浮县人，是个孤儿，后为廉江县青平盐场主任收养，自小聪明伶俐，爱好绘画美术，三十年代初，在廉江县青平小学读书，后考入合浦公馆五中读初中，庞达同志曾当过他的老师。1937年秋考上合浦一中（一说是廉州中学高中），不久就退学回到青平小学和高雷等地当教员。

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在抗日高潮中，练炳强参加革命，1939年由李承煜介绍，林敬文吸收参加共产党，是当时廉江县青抗会的主要骨干。1945年1月，练炳强参加吴（川）化（县）廉（江）武装起义，担任南路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第三大队长（即陈汉雄大队），转战于遂溪、化县、吴川等县，屡建战功，深受当地军民爱戴。

1945年2月，南路人民解放军参谋长李筱峰以及二支队长黄景文、三支队长张世聪，率领二支队经廉江、博白，进军合浦，支援合灵武装起义队伍，准备开创以六万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军行所至，横扫沿途国民党反动武装和乡镇政权，破仓分粮，救济贫民。一时军威大振，给予当时刚刚起义的合灵部队巨大的支援。

二月中，小江中队奉命南下马兰开仓分粮，与二支队在金街会师后，一起北上小江，进驻苏村、高基、六流一带，二支队长黄景文亲临小江中队驻地苏村学校，代表

司令部对小江中队作整编动员，并把小江中队扩编为小江大队，下设第一、二两个中队和一个政工队，黄景文支队长接着宣布司令部决定从二支队派出练炳强同志任小江大队大队长；徐永源，李廷谦同志分任一、二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全大队的同志热烈鼓掌欢迎从主力部队调来的领导和战友。

练炳强同志到小江大队之后，正值敌正规军 155 师开来扫荡，在行军作战异常紧张的情况下，练大队长一方面指挥部队与敌人战斗，在合博边境大山中迂回周旋，一方面抓紧战斗空隙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这支刚刚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的成员主要是农民学生，可以说一点军事知识也没有，完全是凭着对革命的无比热情和对敌人的极端仇恨而集合起来的。练大队长就热情耐心地从头教起，由队列制式，武器射击，站岗放哨，单兵到班、排作战、利用地形地物，攻、守、协同等等，进行了一些简单而又必要的训练，这些都是当时部队最迫切需要的军事知识，对于后来的部队建设，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练大队长不但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而且是个出色的政治宣传的活动分子。据说他在学生时代就喜爱打篮球、唱歌、画画，还长手诗文。在战斗和训练之余，练大队长曾经亲自作了许多政治宣传工作。当时没有桌子，他就把竹笠放在膝盖上代替桌子，把钢板架在上面刻蜡纸，曾经在一份动员人民起来反对恶霸分子、小江镇长宋寿伯（由于特别肥大，群众都叫他大种狗）的传单，上面刻画一个狗头人身的大胖子，旁边配了一首诗，开头两句是这样的：“大种狗，肥油油，一步一摆难掉头。”接着便历数宋寿伯贪污舞弊，敲榨勒索，横征暴敛，捉丁拉夫等等严重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打倒反动头子宋寿伯。另外 1946 年春，小江等地的籼竹普遍开花结子后死亡，练大队长又以此自然界的奇异现象，预兆国民党反动派的必然崩溃，刻写一些诗传单，这些宣传品对于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动员人民起来斗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5 年 5、6 月间，小江大队摆脱了敌人的重兵进剿，开往灵山，与灵山部队会师后，决定向十万大山进发，开辟十万大山根据地，由于经验不足，沿途缺乏群众基础，遭到敌人围追堵截，一连七天连续行军作战，没吃过一顿饭，没睡过一觉，只能靠野草、南瓜充饥，部队大大减员，回到灵山后，敌情仍十分严重，病号极多，站岗放哨都几乎无法轮换，给养极度困难，曾经发生叛徒枪杀我小江大队一中队政治指导员宋家培、事务长冯明和班长陆仁廷的严重事件。在这艰险困苦的情况下，练大队长总是临危不惧，挺身而出，身先士卒，站在最前沿，沉着机智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难题，带领队伍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在灵山休整期间，合灵部队领导机关开展了整风学习，并对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学习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革命精神和战斗风格。

为了进行这些政治宣传活动，卢文同志和练炳强同志还分别画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两幅大画像，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寇投降后不久，部队奉命从灵山开回小江时，已经是1945年的初冬，天气渐冷，同志们衣被单薄，给养困难，敌人刚刚扫荡过后，群众还相当害怕，部队活动是很困难的，不久，政委离队，一去不返，全部重担都压在练大队长的府上。在那困难的日子里，练大队长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给养问题，组织武工队开辟村庄发动群众，发展和扩大游击根据地，这段时间工作开展比较顺利，群众热情支持革命，各方面的工作发展较快，同志们兴高彩烈，朝气蓬勃。

国共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之后，1946年春夏传达了上级党委关于准备撤出南方抗日游击根据地，华南各地“准备十年黑暗”的指示精神，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拒绝承认东江纵队之外的其他部队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各地党组织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利用多种关系分散掩蔽，有些人准备远走高飞，只有少数人留下坚持活动，联系群众，准备将来形势变化，再来大干一场。这样一些应变措施，使部队受到了消极的影响，武装斗争处于低潮，部队思想非常混乱。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新田麓事件。

1945年6月的一天，小江部队骨干30余人，于合博边境的大冲水开会，当晚小雨纷飞，部队移驻新田麓村，因思想麻痹，防范和警戒不严，被反动分子告密，黎明时被国民党博白县自卫大队包围。由于该村座落在四面高山围绕之中，无法防守坚持，练大队长立即果断地组织突击队突围，自己带着队伍跟着冲锋突围，由于敌人居高临下，用密集的火力猛烈扫射封锁，练大队长中弹重伤之后壮烈牺牲。是役牺牲了宁章秀、冯存贵、黄少廷以及练大队长的通讯员小鬼二等共13人，这是小江大队武装斗争期间最严重的挫折和牺牲。

不久，传来了华南分局关于恢复和发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同年10月，分局又派陈华同志到钦廉四属任特派员，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坚持和发展武装斗争，部队由零星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主力营、团，到1949年粤桂边区武装已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下辖八个支队，配合南下大军，扫荡残敌，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烈士们的鲜血，换来了胜利的鲜花。

洪 荣 (1916-1945)

洪荣，广东省遂溪县人，1916年出生于遂溪城月区南夏村（现属湛江市郊太平区南夏村）一个农民家庭。

1931年考入遂溪县立第四小学读高小班，1933年夏在遂溪县立第四小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广东省立第十中学（雷州师范前身）初中班读书，1936年夏毕业，考入高中班学习。1938年曾去广州参加军事训练，结束后到遂溪县城月区平衡村小学任教师。1938年冬，他参加遂溪县“青抗会”活动，在共产党领导下，被派下乡搞抗日宣传工

作。1939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洪荣入党不久，组织上派他到遂溪县乐民圩一带办夜校，发动组织群众抗日，并同吴定瀛、黄其伟等同志回太平圩发动青年参加“青抗会”，组织起“太平青抗站”。1940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党组织又派他负责遂溪南区工作，他一边宣传发动群众抗日，一边了解地方武器情况，准备组织人民武装抗日。与此同时，他经常来往于遂溪中区竹山、文相、麒麟山一带，布置其父亲洪商栋任伪保长，并利用父亲伪保长职权，逐步转变改造伪保甲长，并在他的故乡（安静乡）与乡事务员黄鼎才（共产党员）及黄其伟、吴定瀛等同志研究，逐步选任进步青年当乡、保、甲长，改变国民党反动施政方针，孤立反动顽固派，开展抗日团结进步活动。1942年冬，安静乡成立一支民团，有10多支长枪，团兵有10余名，洪荣打进去工作，并动员10多名进步青年去当团兵。后来，这10多名青年，携带枪支参加我人民武装队伍。城月区反动头子陈文斯得知此事后，曾带兵到洪荣家围捕他，幸得情报，及时逃脱。

1943年2月，日寇入侵雷州半岛后，他受组织委派到卜巢山，协助黄其伟等同志组织城月抗日中队，后又调到深泥塘、老马、山家一带参加抗日武装斗争。1944年秋，老马地方举行武装起义时，洪荣曾任南路抗日游击队第二中队长，转战廉江、化州、吴川等地，后与张炎部队会师。我们部队撤退廉江青平附近整编为南路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1945年2月，他被任命为二支队第二大队长，挺进合浦灵山等地，开辟新区。是年3月间，洪荣大队在灵山伯劳与国民党155师遭遇，我军撤回灵山谷埠，他率领大队渡过武利江，在合浦黄羌坪驻扎宿营，夜间10时许，又遭合浦反动敌人袭击，洪大队地形不熟，敌众我寡，仓忙率队再渡武利江，回师谷埠，在武利江中淹死20多人，洪荣是其中一个，历史上称为谷埠事件。

洪荣同志牺牲时，年仅29岁，他能吃苦耐劳，作战勇敢，把年轻生命，献给了合浦人民解放事业，珠乡人民永远怀念他。

廖上智(1918—1945)

廖上智烈士，曾用名廖英，外号大廖，是广西合浦县白沙乡龙颈村人。他1918年出生，因家庭贫困，十一岁才读私塾，后转学到草江小学、油行岭小学，高小毕业后失学，在本村教私塾。

廖上智在青年时代经亲友介绍，曾进黄埔军校军官见习班学习，后因故退学。在受训两年期间，他学习了不少军事知识，在后来参加革命发挥重要作用。

抗战初期，在地下党员张书坚、张九匡、邹贞业等同志的影响下，廖上智参加了革命。38年冬，国民党玉林五属成立抗日游击队，白沙党组织通过博白属进步人士的关系，派周洪英、廖上智和李成等十名进步青年，冒名顶替征兵打入这支队伍，原计

划适时把它策反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后因情况变化，他们才全部撤回白沙。39年夏天，廖上智由张书坚介绍入党，同年转正后主要在龙颈村及其附近活动，先后培养和发展的十余名党员，建立起党支部，为发展白沙地下党出了力。

40年秋，廖上智参加白石水武装斗争。那时正是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之后，上级党组织从公馆、白沙等地调一批党员骨干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力量。廖上智接到通知后，二话不说，召集全支部党员布置了工作，便辞别即将分娩的妻子，奔赴前线。白石水武装大队正式组建后，他被分配在第一（常备）中队任指导员，中队长是黄家祚，副中队长是周洪英，他们在张世聪、陆新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团结协力，带领全中队战士浴血奋战，夺取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那时候，敌人自恃兵多武器好，一到白天就派出一股股匪兵，四处搜索我游击队，并大肆勒索群众财物。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一中队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寻机突袭或伏击敌人。一天，廖上智和周洪英等带领四五十名战士在山岐岭设伏，准备伏击一股七八十人的敌人。敌人一进入伏击圈，他们即发起攻击，毙敌三人，余敌溃逃。他们拾起敌人扔下的几支步枪便转移了。

白石水武装大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一年多的斗争。可是，上级机关指示要把白石水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特委和中心县委布置解散队伍，掩埋武器，转移骨干。廖上智与大多数同志一样，思想不通，但他无条件地执行了上级的决定，于41年8、9月间，告别了患难与共的战友和根据地的父老乡亲，踏上了新征程。

他转移到南康盐灶、塘仔一带，以教书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他一方面虚心地向同事学习，努力提高文化水平，认真执教，为开展群众工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做好调查研究，精心物色和培养革命骨干。这一带地区后来发展成为游击区，多数青年都参加了革命，应该说是同廖上智及其战友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45年2月，合浦县党组织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上级的指示，发动全面武装起义。在张进煊的带领下，周洪英、廖上智、朱伟、卢传义、朱香廷等公馆、白沙地区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四十多人，参加了白石水起义。起义队伍编为“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合浦大队”，近二百人，下辖三个中队，廖上智任中队长。合浦大队连续攻克白石水乡公所、张黄西镇公所、西瓜地八区专署和县府物资存放处、马兰乡公所等据点，取得了初步胜利之后，与西进合浦的南路二支队在金街会师。15日（农历年初三）敌纠集保一团、合浦第二自卫大队共一千多人向我金街根据地突然发起进攻。战斗一打响，廖上智带领战士们向井田麓村后的山头冲去，想抢占高地，阻击向我驻井田麓的司令部进攻之敌，但敌人已抢先占领了山头，正居高临下猛烈扫射，情况危急。廖上智果断地卧倒在坟堆后面，一边还击敌人，一边指挥队伍掩护司令部转移，不幸中弹阵亡。时年27岁。

黄家祚(1911-1945)

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黄家祚，是著名的白石水武装斗争和合浦武装起义的战斗骨干之一。他立场坚定，作战勇敢，又善于联系群众，当年在部队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黄七叔。可惜的是，解放战争刚刚开始，他就英勇牺牲了。

黄七叔是现今浦北县大成乡三角垌树人，生于1911年，农民出身，文化不高。抗战之初，合浦县党组织为建立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先后派朱兰清，张世聪、何世权等到白石水（大成）开辟工作，苦大仇深的黄七叔很快就成为一个积极分子，不久又入了党，是大成地区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40年初，白石水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汪反逆流和反奸商运米资敌的群众运动。假抗日、真反共的合浦县当局要派兵镇压。白石水区委决定进行武装自卫，由张世聪出面以“团练”形式发动群众，组织一支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武装队伍。黄七叔积极串连群众参加枕椽坳团练誓师，为建立这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出了力。后来在斗争中，黄七叔又成了张世聪的重要军事助手。

6月，白石水区委领导自卫武装粉碎了千余之敌的进攻，夺取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之后，合浦县长李本清临时拼凑了“第三区剿匪委员会”，由张黄、白石水的反动头子余楚江、黄南滨等人充任其头目。李本清一面派县自卫大队的主力中队进驻我中心地区，一面责令余、黄扩充反动保队，妄图限制和破坏我们的斗争。区委为适应斗争之需，正式组建了白石水武装大队，由张世聪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黄七叔任第一（常备）中队队长，廖英（廖上智）、周洪英分别任指导员、副队长。他们带领战士们凭借有利的地形地物，神出鬼没地伏击、突袭、骚扰敌人，夺取武器，壮大自卫武装。一次，有七八十敌人到某地搜索我游击队，乘机敲榨勒索群众。七叔闻讯后，即同廖英、周洪英带领几名战士埋伏在敌人将要经过的山坡上，等到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我伏击地段后，七叔一声令下“开火！”，七八支枪几乎同时射出了仇恨的子弹，狂妄之敌丢下三具尸首掉头就跑，战士们拾起敌人遗弃的枪弹迅速转移，待敌人惊魂稍定收拢起队伍时，他们早已消失在林海中了。

在有名的木头田战斗中，七叔以他的大智大勇，坚守阵地，后来又机智突围求援，深为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那一次，张世聪、陆新和一中队二十多人，突然被敌二百多入围困在村里。该村四面环山，房屋都建在凹地上。敌人以茂密的树林作掩护，居高临下，疯狂地向村里扫射，我方队伍处境危险。张世聪、陆新接受黄七叔的建议，指挥战士们把村里的房屋打通，依凭四周坚固的围墙和两座土炮楼，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下午，敌人又增加了援兵，战斗更激烈了，敌人不断向黄七叔、周洪英他们坚守的土炮楼扔手榴弹，屋顶的瓦片被炸光后，手榴弹不时掉进楼里爆炸，情况很危急。

黄七叔一面指挥还击，一面叫战士搬来床板和门板，斜搭在正对敌人投弹方向的墙角，以减弱手榴弹爆炸所带来的威胁，他还不时拾起来不及爆炸的手榴弹迅速扔回敌人阵地。晚上，黄七叔按张世聪的命令，同周洪英领着三个战士准备突围出去求援。他们悄悄地打开土炮楼的大门，正要往外冲，敌人的机枪“哒哒哒”地扫射过来，原来是狡猾的敌人已潜到围墙边，封锁了大门，他们只好退回去另找突破口。有几个亡命之徒爬到围墙边，正在挖墙洞，他们从窗口扔下一束手榴弹，这几个敌人全报销了。次日，战斗断断续续，双方不时进行宣传与反宣传，这样僵持了一天。入夜，敌人四处点起火把，照得四周如同白昼，黄七叔他们又找不到突围的机会。第三天上午约九点钟，敌人只留少数岗哨监视我方，其他的都集中开饭去了。黄七叔瞅准这一时机，开始突围。他们很快就冲到村前的水沟边，沿着齐胸深的水沟向树林转移，敌人发觉后组织截击时，他们已钻进密林了。黄七叔他们突围后，敌人惧怕被我援兵反包围，也仓惶撤退了。这一仗，我队伍坚守阵地两昼夜，抗击了十倍于我之敌的十余次进攻，毙敌数人，而我无一伤亡，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此后，他们龟缩在据点里，很长时间不敢出动。

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后，白石水武装大队的弹药、给养和药品更加困难了，斗争日益艰苦。党组织决定将队伍拉进深山老林，一边同敌人打仗，一边生产自救。黄七叔不仅是战斗英雄，也是生产的能手。他把战士们编成若干小组，烧炭、烧山灰、制木屐，编织竹器。他亲自砌窑，带领部分同志烧炭，和战士们同艰苦、度难关。

41年秋天，南路特委和合浦中心县委根据广东省委关于把白石水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指示，决定解散队伍，埋藏武器，撤退干部。黄七叔奉命转移到白沙崩岭一带当盐工。

45年2月，黄七叔参加了白石水起义。起义队伍编为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合浦大队，下设三个中队，黄七叔任中队长。合浦大队接连攻克白石水、张黄西镇、西瓜地、马兰等敌人据点后，与西进合浦的南路二支队在金街会师。此时敌广东保一团尾追而至。为便于活动和作战，二支队同合浦大队混编，黄七叔任第三大队七中队队长。在张世聪的指挥下，第三大队在白石水地区坚持了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后来，敌四六五团和县，区反动团队，四处屯兵扎寨，封山斩林，并村围闸，更加疯狂地“围剿”我游击队，斗争十分残酷。五月，张世聪壮烈牺牲，黄七叔被迫带领部分战士东撤高雷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路特委将集结在雷州半岛的合灵游击队编成合灵独立营，开返原地坚持斗争。黄七叔任独立营白石水连连长。队伍经海道至南康登陆后，黄七叔率领近二十名战士转战回到白石水。当时，黄七叔和多数战士都有病，但当他听说合灵南队准备攻打升平据点，他抱病带领几名战士坚决要求参加战斗，在战斗中英勇

牺牲，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黄裕起（1919-1945）

黄裕起烈士，1919年7月生，原广东合浦西场人（现属广西）。幼年家贫，母亲早死，不能上学，但他聪颖好学，在他的哥哥黄钟一边帮助家庭劳动，一边用即知即传的办法帮助下学完了初小的功课，并学会作画。1931年他直接考上高小后，他经常参加美术活动。给墙报的编辑插画。

1934年夏，他得姑家的资助，到“合浦一中，（现名北海中学）上学，他思想进步，积极参加该中学的地下革命读书会（未名社）及由该会所领导的一系列的马列主义学习和抗日进步的歌咏队、宣传队、推广拉丁化等活动。1936年秋，新十九路军开进北海响应党所领导和发动的“逼蒋抗日”运动时，黄裕起即成为该军政治部（内有古宜、曾眉等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直接领导的对学生、市民群众进行宣传组织的一名积极成员。当新十九路军被迫撤离北海时，黄裕起因进步面目已较暴露，他和一批进步同学随军撤退。至钦县，该军被迫解散，他和少数同学一起回北海，进中学继续攻读。1937年1月7日，国民党嫡系谭邃部队开进北海，大肆搜捕进步份子，黄裕起和十几位同学一起被捕。在审讯时，他们集体争辩“爱国抗日无罪”，并经各方呼吁援助，谭邃部队又迫予“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捉的形势下只得宣布全部无罪释放。

1937年夏，黄裕起中学毕业后回西场小学当教员，并继续其进步活动。1937年底，中共广东省委派赵世尧等同志回合浦重新正式建党，从合浦地区已存在的青年组织如“北海抗日青年同盟”、在西场的“中青读书会”、在廉州的秘密读书小组等中物色、培养、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黄裕起便于1938年初在西场正式入党。

1940年“米案”事件及“白石水武装斗争”后，合浦党撤退已暴露的干部，黄裕起奉命撤离西场，调到钦县以教小学为掩护并参加广东南路抗日救国军（简称“南九”）的政工队做政治宣传工作。未几，又被捕，后经组织营救获释。此后，经合浦中心县委派到防城，进《防城日报》（是当时在我党掌握下的进步报纸）任编辑。当时在该报工作的还有刘仲曼、郭兆华两同志。

1942年春节时，党组织通知黄裕起、庞自、罗英三同志同时撤离防城，步行到当时中共广东省南路特委驻地湛江。步行路程十分艰危，三人备尝了饥饿劳累，足上均起泡流血，但为了革命他们藐视困难、以苦为乐。到湛江后，他们进了党的训练班学习。结业后，黄裕起被派进《高州日报》任副刊编辑，并以此掩护担任当地的统战工作（此后该报副刊即被我党掌握）。在高州工作期间，他结识和培养了一些进步青年，指导其中的美术爱好者刻木刻。这些青年中的几位，后来成为较有成就的木刻工作者和文化宣传工作者。

1944年底，南路四属地区需要干部，黄裕起被派到灵山县工作，他在旧州以小学教员为掩护，在贫苦群众中做了大量的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并在当地自卫队中做策反工作。1945年2月，灵山全县武装起义，他率领部分群众携枪参加起义，激战失利后，他和另一党员杨延繁同志掩蔽到黄某家里时被黄某的长子出卖，被捕送当地区署，后又被送到灵由县政府，被杀害。就义时英勇不屈，时年仅25岁。观者痛惜激愤！

黄裕起烈士在高州地区工作时，改名黄文山，在灵山时改名黄裕海。

南康起义七烈士

1945年2月3日晚上，南康地下党组织按照上级的指示，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拉开了合浦起义的序幕。党组织领导四十多人以仅有的几支土造手枪，一举袭击了装备精良、拥有六十多人的敌粤南沿海警备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又称机炮中队），毙伤敌十余人，缴获重机枪一挺、步枪九支、卫弹九箱，初战告捷。

在起义战斗和后来的斗争中，参加起义的张义生，钟逢仁、钟逢适、林祥芬、林祥寿、陈继潮、邓振松等七位同志英勇地牺牲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英名永垂青史。

现根据多方觅集的史料，把上述几位烈士的生平事略汇集于后，以志纪念。

张义生

张义生，曾用名张达，广西博白县龙潭人。据说，他早年曾进黄埔军校学习，结业后在广东某地警察局任职，后因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而辞职回乡。“七·七”事变后，他十分赞同和拥护共产党的团结抗战主张，常为抗日救亡而奔走于博白龙潭和合浦公馆、白沙等地。抗战之初，张义生经张书坚介绍并吸收入党。他按照党组织的布置，继续出任博白县虎岭乡乡长，以此职为掩护，做了大量有益于革命的工作。38年冬，国民党玉林五属当局征兵组建抗日武装，白沙地区党组织乘机通过他的关系，派周洪英、廖上智、李成等十余名进步青年打进去，打算适时策反这支队伍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后因故改变计划，但也为后来开展游击战争培养了军事骨干。

从41年年底至44年，合浦的革命斗争处于暂时的低潮时期，张义生以他的任职之便，通过聘请、荐举和担保等方式，接纳和掩护了一批党员教师在龙潭、虎岭、茅坡和松山等地任教，为保存革命骨干，坚持合浦地下斗争作出了贡献。

45年年初，合浦党组织接到南路特委关于全面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后，决定各区自行发动和组织起义。二月初，党组织为加强对南康武装起义的领导，派张义生为起义的军事指挥，他立即带领张辉山等六七人赶到南康，协助南康区党组织负责人陈符隆一面派员打进敌内，一面紧张地进行其他准备工作。

二月三日（农历十二月廿一日）傍晚，陈符隆和张义生对起义队伍作了战斗动员

后，立即部署了突击、夺枪、警戒和接应等各组的行动方案。八点正，起义队伍冒雨行动。张义生首当其冲，带领突击组向敌营前进。离敌营十余米时，敌哨兵发现有人走动便喝问口令，张义生一面回答，一面抢先开火，敌哨兵应声倒地，随即命令突击队员向敌营冲去。当他冲到敌人的一个门口时，手枪发生了故障，他迅速破窗而入，跳进去同敌人搏斗，不幸中弹牺牲。

钟逢仁 钟逢适

他俩是同胞兄弟，逢仁居长，逢适为弟，合浦县南康镇黄丽窝村人。逢仁生前是共产党员，他于1939年在合浦三中（今南康中学）初中毕业后，曾受合浦中心县委的派遣，到防城参加开辟十万大山根据地的工作一个时期，后又奉调返南康，一面在北镇中心国民学校教书，一面秘密开展革命工作。

44年冬，日寇打通湘桂线之后，钟逢仁按照党的指示，与胞弟钟逢适一起发动村里的进步青年二三十人，秘密组成游击小组，准备随时参加抗日斗争。上级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下达后，他们俩兄弟又积极投入了筹备起义的工作。当时驻合浦三中附小的敌粤南沿海警备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队长钟逢可，是他俩的堂兄。于是，他俩利用这一关系，以任意进出敌营的机会，及时掌握敌情向党组织汇报；“跟班见习”，学习装卸和使用重机枪；敌人募兵，他们通过党组织派一些同志打进去作内应。起义前夕，适逢机炮中队准备应付广东省第八区保安司令部的要员前往视察防务。钟逢仁乘机向钟逢可献计说：“你们中队内务紊乱，连枪支也各放各的床头，有碍观瞻，不如把枪存放一处。”钟逢可言听计从，下令整理内务，把枪集中架在黑板下的讲台上。这就为我起义时夺枪提供了便利条件。

原计划起义于二月七日晚举行，但到了一月底，钟逢仁从钟逢可口中获悉，机炮中队将于二月初调防他处。据此，南康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于二月三日晚起义。钟逢仁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还拟订了起义行动的具体方案，同时确定由钟逢仁担任南康起义中队的中队长。

二月三日，除夕前的南康圩日，街上格外热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掩护下，起义的战前工作在加紧进行着。

这天早上，钟逢仁介绍几名作“内线”的进步青年到机炮中队当上了新兵。

接着，在起义指挥部——“质兴隆号”后楼里，陈符隆、张义生和钟逢仁正对起义行动的方案细节进行最后的修订。

午后，天气骤变，下起大雨来。为了加强内应力量，钟逢仁、钟逢适等以躲雨为由，在傍晚时分进入敌营。他们先在火堆旁同几个敌兵聊了一会儿，便去摆弄重机枪，乘机把枪身与脚架间的固定螺丝拧松了，并同“内线”点头会意，耐心等待起义队伍

的到来。

起义战斗一打响，钟逢仁他们也立即配合行动。在微弱的火光下，钟逢适隐约看见一个敌人想夺枪抵抗，他一枪击倒了该敌。敌中队长钟逢可负隅顽抗，他自恃个子高大，凶狠地与我一突击队员扭打起来。在此紧急关头，钟逢仁大义灭亲，急忙向钟逢可的胸部开了一枪，我突击队员才挣脱了身。钟逢仁同一个队员迅速缴获了重机枪，夺枪组的同志也很快把步枪和子弹搬走了。

经过约二十分钟的激烈战斗，起义队伍撤退到扫营龙村集结后，按计划向大成进发。由于当晚天黑路滑，在转移途中，钟逢仁、钟逢适和邓其雄与队伍失去了联络，他们自动组成一个小组，继续向大成转移。他们晓宿夜行，于五日晚路经簕鸡水村时，遭到当地保队的袭击，被迫躲在一个水坑边隐蔽。饥饿和寒冷夺去了钟逢适的年轻生命。钟逢仁和邓其雄悲痛地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又继续前进。可是，祸不单行，他俩刚爬过一个山坳，又被保队卡哨发觉，敌人一边追赶一边开枪扫射，钟逢仁不幸中弹，身负重伤，陷入敌手，后壮烈牺牲，只有邓其雄安全逃脱。

可是，钟逢仁和钟逢适至今还未被迫认为烈士，实在令人费解。

林祥芬 林祥寿

林祥芬和林祥寿是合浦县南康镇石头埠卧龙村人，他们是同堂兄弟。

林祥芬生于1915年，林祥寿生于1924年，他们在44年秋先后经陈符隆介绍并吸收入党。当时，石头埠党支部利用该保组建保队的名义，发动进步青年十多人参加，一面参与维持社会治安，一面进行军事训练。林祥芬兄弟擅长武术，因而经常教同志们学“功夫”，还鼓励大家学好本领，准备打日本鬼子。

南康起义时，林祥芬和林祥寿均是突击队员。张义生打掉敌人哨兵后，他们像猛虎般地冲向敌营，林祥寿在解决了中队部的敌人后，又飞舞着双刀支援另一个教室里的战斗，不幸中弹负了重伤。林祥芬冲进教室同敌人搏斗时，饮弹身亡。过后不久，林祥寿也光荣牺牲了，时年二十一岁，这位烈士遗下妻子和一女。

陈继潮

陈继潮，1917年出生于合浦县南康镇卧龙村，初中未毕业就参加了革命。他于1942年前后入党，曾在石头埠小学教书。这所学校是石头埠党支部的秘密活动地点，又是党组织的一个重要联络站。平时，他除了任教之外，积极参加群众工作，送信和护送过往的领导和同志，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起义时，陈继潮任突击队员。他刚冲进敌中队部，中队长钟逢可突然从窗下跳起来，欲拔枪打他。他扑上去顺势一托，敌中队长的枪朝天打响了，但他的头部也被对方用枪身打伤了，他全然不顾，继续同敌中队长搏斗，后来在钟逢仁的配合下，把敌

中队长制服了。

起义队伍撤出战斗后，他带伤随队转移到大成，在武利江两岸和合中北地区坚持艰苦斗争。三月底，他被编入南路二支队警卫排当战士。二支队转战北上小江，于马兰同敌人遭遇，他和全排同志担任阻击任务，我大部安全转移后，警卫排也冲散了。他和战友廖家伟为了躲开搜山的敌人，在山上掩蔽了两天，饿了，找点野菜充饥；渴了，喝点山泉水。第三天在转移途中，被敌袭击，中弹牺牲，年仅二十八岁。

邓振松

邓振松烈士是合浦县南康镇雷田村人，1924年出生，46年入党，47年7月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邓振松参加了南康起义，起义队伍撤出战斗时，他失去了联络。三月初，他同一批同志到廉（江）遂（溪）地区，与南路其他起义队伍取得了联系，后与合浦东撤高雷的部队汇合，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合灵独立营南康连回师南康，坚持在南康、白沙、公馆等地进行艰苦斗争。46年秋，合东南各地的队伍合编为一个大队——合东南游击大队，下属两个中队，他任第二中队中队长。次年夏天，粤桂边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成立，他任八连连长。

二十四团成立后即挥师东进廉江。七月下旬，该团撤返合浦，途中驻白沙白莲寺，被敌合浦、博白自卫大队纠合当地保安队袭击。战斗打响后，邓振松带领八连抢占对面高地，力图阻击敌人，他和五名战士不幸牺牲。

朱家英(1922.7-1957.11)

解放战争后期，有一位女同志带领武工队活跃在石康、常乐、大成、旧州等地，开辟村庄，打击敌人，扩大武装力量。她就是朱家英同志，队伍上的人都称她为六姐。

朱家英是现在合浦县石康镇白沙江村人，1922年7月出生，七岁起在北海女小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县立第一中学，41年高中毕业于廉州中学。

抗战初期，合浦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廉中、一中两校的活动更是活跃。朱家英也是积极分子之一。38年暑假期间，她和姐姐朱家珍、三王姐妹（瑶儒、琼儒、碧儒）以及蔡起惠、张英才、梁惠光、伍朝汉、韩师淇等同志，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在石康、耀康地区开展宣传活动，用他们的革命热情唤起民众的觉醒，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38年冬，日寇把战火烧到北海，一中、廉中被迫迁校小江，朱家英先在长圻山一中分校就读，后借读于廉中。在两校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党员和进步师生纷纷深入农村，办夜校，搞宣传，大张旗鼓地宣讲革命道理和中共中央的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并有计划地培养和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两校党组织在小江地区播下了革命

的火种，朱家英也在这一斗争中锻炼成长，于39年6月经王琼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41年，朱家英高中毕业后，曾受党组织的委派，同蔡起惠等到西场工作过一个时期。后来，合浦地下党贯彻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部署一批有条件升学的同志到外地读书。朱家英于同年秋赴桂林参加广西大学招生考试，被录取入工学院，因多方寻求别人担保，直至次年秋天才能注册上学。46年初，她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校方开除学籍后，经党员黄翠玉介绍，到香港学习战地救护知识，结业后按党组织的指示奔赴十万山游击根据地，参加游击战争。她曾在防城那芹一带主办过战地救护训练班，为各地部队和武工队培训了一批医务人员。

48年初，上级党组织派她重返合浦工作。她先后担任武工队队长、区委委员，经常带领精干的武工队活跃在石康、耀康、常乐、旧州等地，特别是为开辟和扩大道歌北、冲掘垌（中直）、车板、连丰、李家、皇后、横流水等一带游击区，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至今，上述地区的人民群众仍深切地怀念她。

建国后，朱家英先后担任过合浦石康区耀康乡乡长、张黄区委书记、北海市妇联主任、地区水产局副局长等职，她长期抱病工作，深为领导和群众的赞扬。不幸的是，病魔过早地夺去了她的生命，57年11月，她病逝于广州，时年35岁。

苏少芳（1921—1961）

1947年6月22日，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突然将北海法院团团围住，拘捕了一位年青的女录事，她，就是打进法院的共产党员，人们传颂的北海女杰“四苏”之一的苏少芳同志。

苏少芳，祖籍合浦县乾体（现环城乡乾江村），1921年出生在封建家庭，幼年随父亲到湛江、广州市，就读于湛江市法华小学、广东省立女子中学。34年，她全家迁返北海后，转学于合浦县立第一中学（今北海中学前身）。她和姐妹们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投入青年学习运动的洪流中。她们剪去辫子，留起短发，却受到长辈的无理指责，这更加激励她们鼓起勇气，同封建家庭作斗争。“一二·九”运动后，廉州、北海的学生运动迅猛发展。她们姐妹先后参加了进步的静励斋读书会，跟黄万吉学习世界语，接受进步思想影响。

37年1月，国民党合浦县当局疯狂镇压青年学生运动，逮捕了冯廉先、伍朝汉、张文纲等进步青年，给他们带镣受刑，少芳姐妹目睹这一切，更加愤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抗战爆发后，她们热情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外沙登家棚办妇女识字班，去农村宣传演出，到冠头岭搞军事野营，还学习战地救护，准备随时奔赴抗日前线。38年秋，苏少芳前往广州参加高中二、三年级女生集训，后因广州沦陷，集训解散。她和部分女同学按照省委的布置，参加了省抗先队，先奔赴前线搞民运工作，后转移到粤

中、粤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次年，她在鹤山县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和队友们奔走呼号于西江两岸、粤北山区，千方百计唤起民众，团结抗日。

41年初，党组织调她到湛江工作，起初因故未能接上组织关系，但她仍处处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为党工作。她一面在北月小学教书作掩护，热情传播进步思想，一面积极寻找党组织。第二年夏天，她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从42年夏天起，苏少芳重返合浦工作，先后在公馆樟嘉小学、沙岗小学、常乐中心小学等校任教，秘密开展党的工作。46年秋，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从南路调来合浦，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就设在北海，苏少芳利用家庭环境条件，一面广泛团结进步人士，扩大党的影响，一面为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送信送文件。她常常抱病工作，有时还冒着生命危险去散发传单。同年冬，她肩负着党的重托，打入北海法院任录事，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46年6月，由于廉北党组织联络员廖铎（四眼刘）被捕叛变，出卖了党组织，造成苏少芳、劳锡璟、苏俊才等十名党员和三名进步商人被捕，敌人把他们押解七区专署监狱，多次对苏少芳进行吊打，残忍地施行电刑、坐老虎凳、拔指甲等，也丝毫动摇不了她对党的赤胆忠心，始终无法从她口中得到半点关于我党组织的情况。一年多的监狱生活，把她折磨得非常虚弱，又患了严重的肺病，但她面对凶残的敌人，仍视死如归，多次对难友说：“酷刑算不了什么，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她以自己的言行鼓舞被捕的同志坚定信心，同敌人斗争到底。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一套，推出叛徒廖铎出面诱降，她严辞痛斥叛徒的可耻行径，警告他自绝于党和人民，绝没有好下场。因为激愤过度，她说完后大口大口地吐出鲜血来。

49年4月，她的身体虚弱至极，病情又很重，连行走也很困难，敌人见从她的身上再也不会得到什么情况，只好同意由她的母亲梁慧明保释她监外就医。她出狱后，党组织安排她在校场疗养。

同年11月底，她的病还未好，就参加了迎接大军解放北海的准备工作。廉州、北海解放后，她迫切要求组织上给予安排工作，后来病情加重，她才住进北海干部疗养院疗养。她在积极配合医生治病的同时，主动协助院方开展政治教育，做思想工作，帮助建立有关制度，为疗养院的建设献计出力，处处体现了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

61年12月9日，苏少芳病逝于合浦医院，时年四十一岁。

85年2月底，出席一市两县隆重纪念合浦武装斗争大会的代表挥笔作诗沉痛悼念先烈，现节抄诗一首于后，以寄托对少芳同志的哀思，

《你是小河一滴水
——悼念苏少芳同志》
你是小河一滴水，

小河奔腾向前，
有你一分力量。
小河汇入大海，
有你小小的份量。

面对叛徒对质，
你严辞痛斥！
敌人暴施酷刑，
你坚贞不屈！
你以劫余之躯，
迎来祖国的晴天丽日。
当污水泼向小河的时候，
你也蒙受不白；
黑牢，病魔，诬陷，
你年青的生命，
不幸终受摧折！

你是小河一滴水，
默默滋润乡土，
小河依然奔腾不息，
祖国原野永远鲜花盛开！

咏四苏 李耀南

四苏同革命，闾里咸称奇。
出身虽名望，工农情同思。
大苏随部队，起义征战死。
二苏旋北撤，病故在老区。
三苏留南路，艰苦贵坚持。
出卖遭叛徒，酷刑陷囹圄。
坚贞复悲壮，严守党机密。
刑伤染沉疴，狱外含冤逝。
细苏受派遣，转移途往西。
开辟滇桂黔，参与一分力。

只供阅读 请勿侵权

屡遭左磨难，厄运一再至。
左倾路线害死人，颠倒是非混黑白。
叛徒右派帽乱扣，人口不顾最可悲。
三中全会起，打破老皇历。
实践是标准，还我真主义。
冤案得昭雪，错处改正之。
先烈慰英灵，后人始顺气。
愿祝发余热，共谋建桑梓。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日）

【编者按】在解放前的北海镇（现在的北海市），有一个姓苏的人家，这是个大家族，出过军阀、官僚、地主，如苏慎初当过师长，是陈济棠的顶头上司。在苏家里，有四个姐妹，虽不是同父同母的叔伯姐妹，却情同手足。她们在北海一中，接受革命思想影响，先后参加了地下党，参加了革命，和那个土崩瓦解的旧家族决裂。大苏苏少琬，年纪大几岁，调到南路工作，曾和周楠同志结婚，1945年武装起义时，担任连队指导员，在激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二苏苏少芝，也差不多同时参加党，在南路工作，是莫福枝的爱人，1946年随东纵北撤时，病逝在老区。三苏苏少芳，一直在合浦地方坚持工作，后被叛徒陈普坤等出卖，被捕入狱，受尽酷刑折磨，始终不吐露党的秘密，幸而合浦很快解放，苏少芳才能出狱。出狱后，苏少芳受尽当时党内一些坏人污蔑陷害，加上刑伤太重，在1961年病逝。坚贞不拔的女同志就这样含冤离开人间。细苏苏少琳，参加革命工作，在南路活动，后调到云南工作，解放后也备受“左”的残害。

关于苏氏四姐妹的事迹，我们知道不多，谨刊登李耀南一首诗，以慰三位烈士在天之灵，我们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给我们提供材料。

（附） 苏少琬反讲《孝经》

——苏少琬早期革命活动片断

一九三五年我在北海市第三小学读六年级。学期开始，来了两位进步老师。一位是冯廉先，一位是苏少琬。他们给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苏联的情况，教我们唱救亡歌曲，使我们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

那时广东陈济棠当政，提倡复古读经。中学要读《四书》，小学要读《孝经》。那天要开始上《孝经》课了，铃声响过，同学们一边走一边议论，纷纷猜测来上《孝经》课的老师，一定是一个身穿长衫，戴着眼镜的老学究。当大家坐好静下来的时候，校长带着一位穿着朴素、大方，一身浅蓝的旗袍，举止庄重、文雅，年约二十多岁的女老师进来了。大家一看，十分惊奇。真想不到来上《孝经》课的会是这样一位女老师。经过校长的介绍，才知道她就是苏少琬老师。

她名义上是给我们上《孝经》课，但实际上她自身的行动和讲课的内容都是《孝经》的批判者。这是后来同学们听过她多次讲课和逐渐了解她的一些情况之后得到的印象。

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出来教书，自食其力，自求出路，自立自主的精神，深受同学们的敬佩。而她反讲《孝经》之妙，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至今她上《孝经》第一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终身不忘。这一课的题目是“孝之始终”，课文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她读过课文之后，就给我们讲。一个人要自爱，但是国难当头，首先要爱国。为了个人苟且偷生，出卖祖国，就是大不孝；为了救国救民，不惜牺牲自己，就是大孝。一个人一生在世，要有所作为，要做一番大事业。但不能只为个人私利做损害国家民族，损害人民大众的事。那样就会受人民唾弃，遗臭万年。只有去做救国救民的大事业，才能成为民族英雄，受到人民的敬仰，扬名后世，千古流芳。

在讲课中，她还穿插许多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和当前的时事新闻，同学们听了感到十分新鲜，获得许多知识，并且懂得了当时陈济棠提倡复古读经是怎样的反动，这可是陈济棠万万想不到的。

苏少琬老师这样反讲《孝经》，把它变成了对少年学生灌输抗日救国思想和鼓励青少年立志上进的政治课，这在当时可真是别开生面的创举啊。

（李耀东）

梁国珍（1921-1980）

梁国珍同志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广西北海市一个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因为家境清贫，十一岁才开始读书，就读于北海女子小学，十六岁被迫停学，白天做工，晚上参加夜校学习。在这里，她接受了北部湾畔抗日浪潮的洗礼。

一九三八年七月，年仅十七岁的女娃娃梁国珍怀着对帝国主义的憎恨，热爱祖国的赤诚，毅然参加了我中共北海党组织领导下由北海妇女抗敌同志会组织的妇女军事训练，积极学习军事，立志献身祖国。十月，她转往合浦县城参加由张进煊同志直接领导的合浦县抗日救国动员会宣传队工作，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发动群众的宣传教育，直接受到党的熏陶。

一九三九年春，宣传队被解散，党组织安排国珍和队友们转入农村，国珍安排在北部偏僻山区的北通乡社根小学教书。十月，由何正四、劳锡璟介绍，国珍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冬，国珍参加了我北海党组织掌握的青年抗日武装——北海学生队，在日寇从钦州登陆，驻军撤退后，日夜守卫着祖国的南疆。

一九四〇年春，国珍调到西场镇西坡岭小学教书。在此期间，她积极参加反逆流斗争。西场自卫大队长陈楠贩运粮食、桐油、铜仙，资助日寇；国珍到镇上宣传，陈楠派其大姐出来阻止，破口大骂，动手打人，国珍坚决还击，继续宣传抗日，揭露陈楠罪行。陈楠大姐仗势欺人，跑到镇公所恶人先告状，当镇公所传讯国珍并准备抓人时，国珍毫无惧色，她坚贞不屈，义正词严地驳斥了陈楠大姐的无耻谎言，赢得了斗争的主动权。陈楠大姐理屈词穷，在群众的压力下，镇公所准备抓人的阴谋破产。接着，国珍参加了我党组织的群众性的向国民党县政府的请愿斗争，要求禁止运米资敌，严办汪派汉奸，县政府在群众压力下答应了群众要求。但当请愿队伍返回西场后，陈楠又指挥自卫队逮捕请愿群众。国珍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撤出，使陈楠的阴谋不能得逞。

一九四〇年夏，国珍调到灵山，先在省政工队做抗日宣传工作。冬天，参加中心县委在大麓村举办的党训班学习。次年春，在檀圩小学教书。国珍在灵山期间，宣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做了不少工作。

一九四一年夏，国珍转移至合北小江镇洞心村，以绘碗花为掩护进行工作。是年秋至四五年初，国珍先后在福旺镇大双小学、博白那裸小学、乐民小学、寨圩马达小学和公馆香山小学等地任教，她坚决贯彻党的“隐蔽待机”方针，深入农村，传播革命真理，积蓄革命力量，不辞辛劳，不畏艰险，踏遍了六万山区的山山水水。

一九四五年一月，国珍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合浦武装起义，先后任政工队员、大队副官职务。在大窝山战斗中，她英勇战斗，冲出敌人重围。四五年秋，她转移永安乡对达一带，组织了大批秘密游击小组。四六年春至四八年春，先后在白沙、公馆、六湖等地搞武工队，负责武工队政治指导员、党支部副书记。在这中间（即四六年秋），她曾利用她姐姐的社会关系，掩护其爱人谭俊往越南海防、河内向周楠会报工作。四八年夏天以后，国珍一直转战于六万山周围的小江、福旺、寨圩等地区。四八年冬至四九年春，任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纵队干部训练团中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为迎接胜利培养了一批年青而有文化的基层干部。四九年春至五〇年一月，先后任合中区党总支副书记、合中北县工委委员兼张黄区区委书记，为巩固根据地、夺取战争胜利作出积极贡献。

解放后，国珍到华南分局党校学习。学习结束，随李坚真同志往汕头参加土改运动，任妇委副书记。五一年起，任合浦县妇联主任，她带领土改队深入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她立场坚定，作风民主，工作艰苦深入，深受群众欢迎。

一九五二年三月至一九五四年五月，她先后担任广西省妇联钦州分会福利部长、副主任职务。五四年五月至五五年任合浦专区妇联主任。她的前半生，献给了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事业。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七月，任合浦地委财贸部干部科科长。五七年七月至五八年十二月任合浦县委组织部部长。这以后，因反地方主义受株连，下放雷南县曲界公社、松竹公社任副书记。

一九五九年八月至一九六一年任湛江地委财贸部基层科科长。六一年至六二年十一月任湛江专署物价科科长。六二年十一月至六八年任湛江专区建设银行副行长。六八年十二月下放“干校”。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广东大掀“南路党”时，多次被迫检查交代、大会指名批判；七三年，终于被迫提前退休。在十年内乱中，尽管受尽折磨，但她对党和党的事业始终坚贞不渝，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粉碎林、江反革命集团后，国珍精神振奋，感到自己精力还旺盛，还可以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经多次申请，终于一九七八年重返地区建设银行工作。为了夺回被林、江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损失，她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七九年夏天，她还带病深入化州农村，开展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直到八〇年下半年，她患重病住院，仍念念不忘革命工作。八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因病医治无效，于广州逝世。

四十多年来，不管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残酷年代，还是在风云变幻的十年内乱中，国珍始终忠贞坚毅、信守不渝，斗争不息，为革命事业默默地辛勤而苦心地奋斗了一生。

国珍虽离开了我们，但她的革命精神却永留人间！

罗德崇(1911-1971)

罗德崇，在革命队伍中，同志们都尊称她为阿嫂，她确是个对党忠诚、心地善良的革命大嫂。在十年动乱中，她被一批歹徒坏蛋毒打致死，但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只是千万个冤死者中的一个。

罗德崇，祖籍合浦县城郊总江口，1911年春出生于廉州镇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有点文化，能赋诗作对，思想比较开明，他虽是个小职员，收入不多，但能节衣缩食，送两个女儿上学，受到高中教育。罗德崇在省立十一中学（即现在廉州中学）念书时，因家庭贫穷，一边读书，一边在县立女子小学当代课教师，后来，她和廉中同学吴英才结婚，吴家算是小康之家，生活过得去，可是时间不久，丈夫染病身亡，留下两个未满周岁的孩子，寡妇孤儿，生活是很凄苦的。这时，她已在廉中高中毕业，在县立女子小学当教师，一面教书，一面抚养两个孩子。

抗日战争开始了，死寂的合浦城有了生气，在地下党的推动影响下，人们思想生活都有很大的变化，罗德崇也接触了许多进步同学，如杜渐蓬、何世权、李华良、伍雍娴、岑月英等，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参加了一些抗日进步活动，一潭死水的寡妇生活起了波浪。1938年7月，经伍雍娴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党给罗德崇新的生命，从此她的生活变了样，她安顿了孩子，走出家庭，和同志们一起，从事抗日救亡的各项工作，经廉州党支部决定，她和伍雍娴、李华良、岑月英、陈幼等参加妇女壮丁队，接受军事训练，表现是很积极勇敢的。

合浦县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部成立，她是抗先队的骨干积极分子，她能摆脱家庭牵累，长期住在总队部里，不论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军事训练和警戒救护工作，她都是做得很出色。

值得称道的，自从她参加党以后，她在大南门那个家，就成了县城党组织的活动基地，党支部、小组会议，接收新党员仪式，各地党联络接头，都在她家举行的多，她的领导人就是何世权，她的知心朋友就是李华良、伍雍娴、岑月英，她的家就成了大伙的家，那时日寇飞机天天轰炸，大家都没有家，饥一顿，饱一顿，饿了就跑到阿嫂家，红米粥加咸鱼，她象母亲姐姐照顾这些人。她的社会经验多，经常提醒这些李逵式人物，同时，只要党一句话，叫她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推辞的。

1939年春，按照县委意见，把一批党员调到农村山区开展工作，罗德崇被派到白石水乡勾刀水小学，在张世聪朱兰清领导下，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农民抗日活动。党案事件后，县委决定以白石水为中心，建立农村根据地，抽调了大批党员加强工作，何世权、王克、邱鸿就、许家骅、李华良、伍雍娴、岑月英、曾德材、刘子明等二十多人，都先后调到这里，发展建立了勾刀水、金街、柑子根、红岭、白石水、茅坪等支部，建立了农民抗日武装，并开始建立抗日政权。罗德崇在教学上很有经验，在学生群众中很有威信，在宣传动员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她做了不少工作。

1940年端午节，为了镇压浦北人民的抗日行动，伪县长李本清带领县兵连和几个自卫团大队到白石水来，首先就是包围学校，逮捕教师，罗德崇和另一女教师蔡琳在勾刀水东馆小学被捕，伪县长亲自审问，威逼利诱，迫使她们招供，罗蔡两人坚强不屈，挫败敌人阴谋。罗德崇等人被捕，激怒了农民武装，在党领导下，他们包围了东馆小学，限令敌人把被捕教师放出来，这时伪县长李本清已到白石水去，这些自卫团被农民武装围攻两天，怕了，由多蕉乡伪乡长出面，接受我们的条件，把罗德崇等人释放出来。

抗日武装斗争全面展开后，罗德崇虽不能冲锋陷阵，却认真细致做后勤工作，组织妇女为前线部队送饭送水，做好交通运输工作。

1941年春，罗德崇因患疟疾，当时组织上决定把一批骨干撤出白石水，分散掩蔽，罗德崇先到公馆农村，后来到过广西博白，当过小学教师，1942年底回到县城，到总江口的均安和罗江小学当教师，一直到1947年，她始终和党组织保持联系，杨甫、谭俊、王琼儒等都和她联系过。1947年以后，因地下党组织变动大，组织关系转来转去，和她有组织关系的苏少芳等人被捕，她一度失去组织联系，但始终执行党安排的工作。

1949年12月3日，合浦解放了，组织安排她在支前供应组工作，合浦粮仓成立，她担任仓库主任，后调到县粮食局任保管股长。1952年调任廉州镇第三小学校长，从此，她又兢兢业业从事党的教育事业。

1958年在整风期间，她对学校存在一些问题提了些意见莫明其妙被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三级、下放监督劳动，受尽折磨。如果说罗德崇有缺点的话，就是过于小心谨慎，沉默寡言，细心又顾虑多，她被划为右派，真是不可思议。在“文革”中，她怕牵累别人，又怕别人牵累她，写的材料，不敢说入党是何世权接收的，离开合浦县城之前，不敢说是何世权领导的，连白石水武装斗争也不敢提何世权是领导人。小心是小心了，怕事是怕事了，但是那些用人血染红衣服的人决不放过她，在十年动乱中，她被扣上“脱帽右派”、“大叛徒”罪名，押送总江小学、县第二招待所轮番毒打，全身没有一块好肉，最后把她赶到杨家山小学服苦役，终因伤重不治，在1971年12月31日逝世。

关于罗德崇的右派问题，合浦县委在1979年5月23日予以改正了，可是罗德崇的党籍呢？她在1938年参加革命的时间呢？特别是那些把一个长期从事革命的共产党员毒打致死的罪犯呢？她那个被拆得四分五散的家庭悲剧呢？谁来管一管！？

人类的良知，社会的正义，能容忍这种不公正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吗？

罗侃廷（1887-1916）

罗侃廷，原名罗人炎，别字绰双，合浦县总江口人，辛亥革命烈士。

罗先生，少有胆略，赋性耿介，早年毕业于北平军需学校，曾游学日本，结识邹鲁、范其务等人，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并受广东省革命党指派，与苏乾初回合浦开展革命活动。

他们以廉州城内学前街攀龙书室为秘密活动地点，发展革命党组织，组编武装队伍，多方刺探军情，密谋起义方案，打入驻县清军，策动准备反正。经过紧张而又秘密的策划之后，于1911年11月27日（农历九月廿七日）率四百余人举行廉州起义。罗侃廷任起义军司令。起义队伍夺取清军械库全部枪弹，武装起来，分路围攻县衙门，清总兵陆建章、知府许莹章闻风逃走，先锋队冲入镇台衙门，生擒分统杨专任，并于次日在小南门将他处决。接着，成立革命政府一一廉州都督分府，安民告示，维持地方安定，商坊照常营业。

过后不久，罗先生赴省会报，即留省工作。翌年，广东为袁世凯同党龙济光所盘踞，龙极力反对革命排挤异己。罗先生随同革命党人赴港掀起反袁倒龙活动，任邹鲁辖下的军事部主要负责人。1916年春，他奉命到汕头组织军事力量，配合潮汕起义部队进攻汕头镇守使署，因事泄被捕，惨遭杀害，年仅二十九岁。

反袁倒龙后，汕头市为罗侃廷先生修建烈士墓碑。1921年，罗的棺柩迁返合浦安葬于风门岭西面。当时国民党要员邹鲁、范其务亲临主持隆重安葬仪式和追悼会，发给烈士证书。廉州各界群众及其亲友参加追悼会者甚多，送挽联也不少，过后编有哀思录，现觅存一挽词云：

（上联）人间不寿忠勇 国家难庇贤能
星殒暗天边 珠海齐声同一哭

（下联）壮志未遂初衷 英雄终缘义死
丹心照日月 汕头碧血恨千年

今年春，合浦县人民政府拨款重修罗侃廷先生墓道，使之更加庄严。县政协组织瞻仰活动，崇尚先烈革命精神。

（据《合浦文史资料》）